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儀禮義疏卷三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儀禮義疏卷三十二

士虞禮第十四之一

正義鄭氏康成曰虞安也士既葬其父母迎精而反日中而祭之於殯宮以安之賈疏經及記皆云廟而此云殯宮者廟即殯宮也士喪禮注云凡宮有鬼神曰廟以其虞卒哭在寢祔乃在廟喪服小記注云虞於寢祔於祖廟是也虞於五禮屬凶大戴第六小戴第十五别録第十四　敖氏繼公曰此篇言士喪始虞之禮

士虞禮

案檀弓云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葢未葬時設奠以依之不立尸非朔日薦新無黍稷以其體皃在殯未遽以神道事之也既葬而返則以安其神靈爲亟而後此之春露秋霜自是始矣故祭吉禮也虞則祭而未吉以其前因乎喪而後漸趨於吉也

特豕饋食饋巨位反食音嗣

正義鄭氏康成曰饋猶歸也　敖氏繼公曰祭而用黍稷焉曰饋食猶言饋之以食也

通論賈氏公彦曰以物與神及人皆言饋是以此虞及特牲少牢皆曰饋坊記云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是生死皆言饋又古者致物於人尊之則曰獻通行曰饋以此而言獻雖主於尊其云饋者上下通稱故祭祀於神而亦曰饋也　李氏如圭曰虞喪祭也大夫士之祭曰饋食雜記曰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

成事祔皆大牢下大夫之虞也犆牲卒哭成事祔皆

少牢則下大夫與士同牲

案饋食士大夫吉祭之名如下特牲少牢二篇是也

以虞易奠為自凶即吉之始故放饋食之禮行之未

葬殷奠用特豚豚解而已遣奠用羊豕亦豚解而已

此云特豕者見此豕之為體解而異於奠也不云特

牲者吉祭曰特牲宜辟之也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

虞牲可見其接時而為之矣周官大宗伯以肆獻祼

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謂吉祭也鄭人廟用脩鄭氏以為三年喪畢之吉祭自饋食始不用祼鬯則天子諸侯之虞亦用饋食禮可知

存疑賈氏公彥曰左傳卜日曰牲虞無卜日之禮故指豕體而言不云牲大夫以上亦當然

側亨于廟門外之右東面亨音烹

正義鄭氏康成曰側亨亨一胖也賈疏吉禮全左右胖皆亨不云側此云側亨明亨一胖而已以虞不致爵自獻賓以後無主人主婦及賓以下之俎故惟亨一胖也亨於

爨用鑊不於門東未可以吉也賈疏吉禮鼎鑊皆在門東此門外之右是門西是日也以虞易奠祔而以吉祭易喪祭賈疏檀弓文鬼神所在則曰廟尊言之賈疏廟與寢别既葬迎魂而返神依於寢故以寢為廟虞於中祭之也敖氏繼公曰東面謂亨者也爨亦存焉此亨于門外之西變於吉祭且别於奠也

魚腊爨亞之北上爨措玩反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爨竈　賈氏公彦曰上豕爨在門右東面此魚腊各别鑊言北上則次在豕爨之南

敖氏繼公曰於特豕云亨云東面魚腊云爨云北上文互見也

宗門外之右右塾之西南也北上者豕爨在北魚爨腊爨以次而南其職爨者雍正雍人亦士之私臣與

饎爨在東壁西面饎昌志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炊黍稷曰饎饎北上上齊於屋宇於虞有亨饎之爨彌吉賈疏周官饎人掌凡祭祀共盛齊盛即黍稷也特牲記饎爨在西壁注云西壁堂之西牆下南北直屋梠稷在南彼云屋梠此云屋宇一也小斂大斂未有黍稷朔

月薦新始有黍稷乃未有爨至此乃有亨饎之爨故云彌吉

敖氏繼公曰為食曰饎饎爨在東壁變於吉也其爨亦北上爨在堂下乃云東壁者見其近於壁也壁爨之閒當容人此南北之節亦當南齊坫特牲曰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

李氏如圭曰黍爨為上上爨與堂檐齊

案饎當亦宗婦為之主人視虞牲則主婦亦視饎爨與

設洗于西階西南水在洗西篚在東

正義鄭氏康成曰反吉也亦當西榮南北以堂深賈疏吉時設洗皆當東榮　敖氏繼公曰此設洗在西亦以主人位于西階上故也凡設洗水在外篚在内不别於東西也此篚亦南順而實爵焉

尊于室中北墉下當户兩甒醴酒酒在東無禁冪用絺布加勺南枋冪迷繹反枋柄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酒在東上醴也絺布葛屬賈疏吉禮玄酒在酒上今以喪祭禮無玄酒則醴代玄酒在上故云上醴也　敖氏繼公曰祭而

尊於室中且用一醴一酒皆異於吉也醴酒並用者醴以饗神酒以飲尸亦見其末甚變於奠也兩甒西上亦以神席在西也尊之所上吉凶同士吉祭冪用綌此喪祭乃用絺其義未聞

素几葦席在西序下

正義賈氏公彦曰大斂奠時已有席至虞乃有几若天子諸侯始死即几筵具　敖氏繼公曰虞乃用几辟尊者之禮也周官司几筵職凡喪事設葦席右素

几謂奠時也是天子之禮未虞以前已用几矣

存疑鄭氏康成曰有几始鬼神也

案士禮畢約故奠不設几至祭則几筵不可不具非以有几為鬼神之始也

苴刌茅長五寸束之實于篚饌于西坫上苴子於反後同刌七本反長直亮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苴猶藉也賈疏易曰藉用白茅所以藉祭也

敖氏繼公曰云苴者亦以其用名之

餕兩豆菹醢于西楹之東醢在西一鉶亞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醢在西南面取之得左取菹右取醢便其設之賈疏尸在奥東面設者西面設於尸前菹在南醢在北今於西楹東餕之菹在東醢在西是南面取之得左取菹右取醢至尸前西面又左菹右醢便也鉶菜羮也賈疏此對泰羮是清羮亞次也　賈氏公彦曰此餕繼西楹言之則以西楹為主向東陳之一鉶亞之者菹以東也　敖氏繼公曰鉶不言豕可知也

存疑敖氏繼公曰醢在西東上也東上者變於堂下

之敦位也鉶亞於醢又在其西

案陳豆之法葅在醢上故敖云東上而以亞之者為亞於醢然經取節於西楹則如注疏所云東陳者似得其正也下節放此葅右醢左陳於神前則然耳初饌時或不拘

從獻豆兩亞之四籩亞之北上

正義鄭氏康成曰豆從主人獻祝籩從主婦獻尸祝

賈疏尸前正豆不名為從此二豆主人先獻祝後乃薦豆故言從其四籩則二籩從主婦獻尸二籩從主

婦獻祝亦是從也北上菹與棗賈疏此從獻豆籩雖文承一鉶亞之下而別云北上是不從鉶東為次宜於鉶東北以北為上鄉南陳之比其次在鉶以東去楹漸遠故云亞不謂亞鉶以東也據此陳之次則東北菹為首次南醓醓東栗栗北棗棗東棗棗南栗故云北上菹與棗也不東陳別於正賈疏二豆與鉶在獻尸前為正此皆在獻後為非正故東北別也敖氏繼公曰此豆籩云從獻者以其先獻而後薦也兩豆亞之菹在鉶西醓在菹南也四籩亞之於醓之南一一為列也北上者南陳不東上西陳者別於正

案注云東陳者謂兩豆菹醓自西而東敖則以為西

陳而東上也亞者各繼所陳二說東西從此判矣以楹為主注說可從

餕黍稷二敦于階間西上藉用萑席敦音對藉集夜反注古文藉為席

正義鄭氏康成曰藉猶薦也　敖氏繼公曰藉敦未必有席席字葢因上文而衍也特牲禮藉用萑案敦設于堂下亦喪祭異也特牲敦設于西堂以主婦設之故也吉祭藉不以席則虞不用席可知尸用萑席而顧以之藉敦乎且堂下無設席之法也用萑

用蒿吉凶之等也敖説得之

存疑賈氏公彦曰先陳席乃陳黍稷于上是所陳席藉薦黍稷也

匜水錯于槃中南流在西階之南簞巾在其東匜音移錯七故反下並同簞音丹

正義鄭氏康成曰流匜吐水口也　敖氏繼公曰匜水匜中有水也所以沃盥自設洗至此其陳設之位與特牲異者皆為變於吉　李氏如圭曰為尸設盥

也

陳三鼏于門外之右北面北上設扃鼏扃居螢反鼏迷巽反注今文扃

為鉉

正義鄭氏康成曰門外之右門西也　敖氏繼公曰門外之右西方當塾少南也記曰皆設扃鼏陳之此亦先設鼏乃設扃而云扃鼏文順耳陳鼎於西與亨於西之意同　賈氏公彥曰扃雖先云設其設在後

案士喪禮小斂右人左執匕抽扃予左手兼執之取

冪委於鼎北加扃則扃在冪上故先抽扃後去冪則冪先設可知扃冪雖在三鼎之下總言其實陳一鼎訖即設之案下記皆設扃冪注云嫌既陳乃設扃冪是也

通論李氏如圭曰鼎門外北面北上與士昏及特牲禮同惟陳於門外之右異耳

案陳鼎蓋各當其鑊之東以少牢陳鼎在鑊之西反觀之可知也云設扃冪則牲物已孰而升於鼎矣

匕俎在西塾之西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饌於塾上統於鼎也塾有西者是室南鄉　敖氏繼公曰匕亦在俎上

案西塾之西蓋當爨北與

羞燔俎在内西塾上南順

正義敖氏繼公曰燔炙肉也言羞見其非正俎也南順以羞之者當北面縮執之也少牢下篇言縮執匕湆俎之法乃當其下端然則縮執俎者其法同耳此

俎在埶上執時則升取之如取物於堂然不言肵俎

肵先進此時亦設之可知設肵俎當在燔西便其先

取之也

案俎有上下端曰南順則自北而南上端在北羞者

北面執之以上端鄉外而下端自鄉也若南面則疑

於背神矣敖説與鄭相左敖得之

存疑鄭氏康成曰南順於南面取縮執之便也肵俎

在燔東

存異敖氏繼公曰西塾之階在塾西

案門與塾雖視庭差高然不甚遠大抵一舉足可陟耳凡出入於門及由塾者皆無升降之文士喪下篇柩車出入經亦無異則塾無階明矣若左右有階是門與塾多至六階也殆不然

右陳饌具

主人及兄弟如葬服賓執事者如弔服皆即位于門外如朝夕臨位婦人及內兄弟服即位于堂亦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葬服者士喪下篇云大夫髽散帶垂也賈疏自葬日至三虞皆同及卒哭之後乃變麻服葛也賓執事者賓客来執事也賈疏以虞為喪祭主人未執事故賓客来執事也案曾子問士則朋友奠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又云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敖氏繼公曰葬服主人髻髮衆主人及兄弟免而大功以上者皆散帶垂也弔服疑衰素冠麻絰帶也如朝夕臨位主人及兄弟在東方賓執事者在西方也婦人及内兄弟其服亦如葬服其位亦如臨位婦人葬服絰無所見蓋與既殯

之服同

案朝夕哭之位大夫即位于門外西面北上外兄弟在其南南上賔繼之北上則賔亦在東方矣此位如之而敖云賔執事在西方者彼賔乃卿大夫與此賔異此賔執事者則朝夕哭門外之位在西方東面北上者是也朝夕哭有諸公卿大夫及他國之異爵者虞皆無之經言如不盡如如其見在者耳婦人位在阼階上南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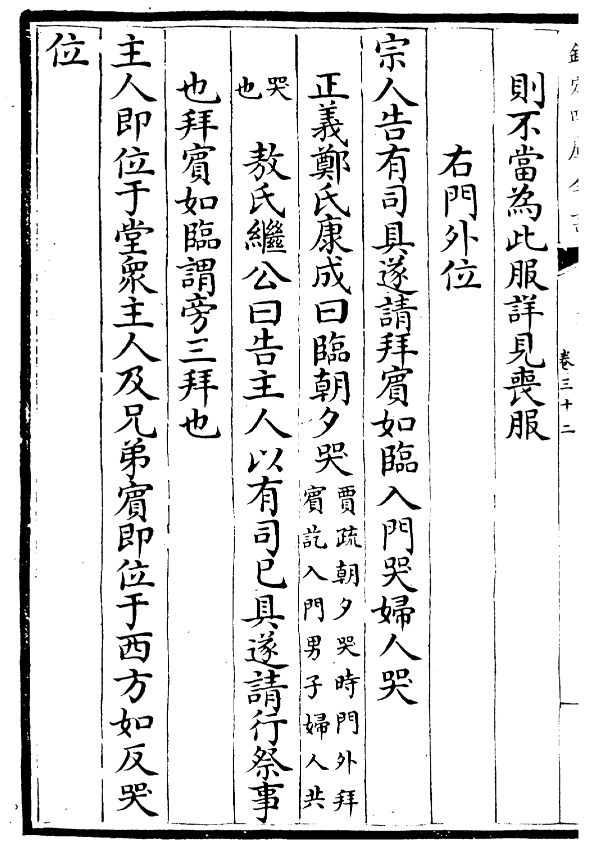
祝免澡葛絰帶布席于室中東面右几降出及宗人即位于門西東面南上免音問澡音早

正義鄭氏康成曰祝亦執事免者祭祀之禮祝所親也賈疏喪服小記緦麻小功虞卒哭則免祝是執事無免法而與緦麻以上同免嫌其太重故云祭祀之禮祝所親可以免也澡治也治葛以為首絰及帶接神宜變也右几於席近南也　敖氏繼公曰祝公有司之助喪祭者也其服但當弔服加麻以其接神也則宜少異故免而葛絰帶焉其免也若過於重其葛也若過

於輕輕重相準則與其本服亦不甚相遠也此服亦當事則然既事則已宗人亦公有司也南上明其與賔不相統葛絰帶云澡則有不澡者矣右几神席南上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然則士之屬官為其長弔服加麻矣至於既卒哭主人變服則除

案鄭氏謂士無臣故以其所自辟除者為屬官而云為其長弔服加麻也然據喪服及特牲則士有臣臣



則不當為此服詳見喪服

右門外位

宗人告有司具遂請拜賓如臨入門哭婦人哭

正義鄭氏康成曰臨朝夕哭賈疏朝夕哭時門外拜賓訖入門男子婦人共哭也

敖氏繼公曰告主人以有司已具遂請行祭事也拜賓如臨謂旁三拜也

主人即位于堂衆主人及兄弟賓即位于西方如反哭位

正義鄭氏康成曰士喪下篇乃反哭入門升自西階東面衆主人堂下東面北上異於朝夕　敖氏繼公曰反哭之位乃順孝子一時之心而為之本非正位自始虞至卒哭其位皆如之者葢因此以别於既祔以後吉祭之位也此正與婦人於既小斂有阼階上之位者其意相類賔即位于西方朝夕反哭同也是時賔皆為執事而来無異爵者焉惟士而已

案賔長三獻者也次賔則亞獻三獻時羞燔者也其

餘衆賔則舉鼎設薦俎諸事各分執之不足則輕服兄弟與焉雜記云朋友虞祔而退

祝入門左北面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與執事同位接神尊也賈疏執事即上兄弟賔即位于西方者　敖氏繼公曰門内之西祝之位也特牲記公有司門西北面東上是也

案虞不見私臣之位則亦當序於賔之下矣不在門内之東北面者以阼階上無丈夫故空其東與

宗人西階前北面

正義鄭氏康成曰當詔主人及賓之事賈疏宗人在堂下是主人在堂時若主人在室宗人即升堂戶外北面　敖氏繼公曰宗人即位于此者以主人已在階上故也

案宗人亦公有司不與祝同位于門西北面者以主人在堂欲近之而詔其禮也

右門内位

祝盥升取苴降洗之升入設于几東席上東縮降洗觶

升止哭注古文縮為蹙

正義鄭氏康成曰縮從也　李氏如圭曰苴東縮順神東面也止哭為將祭也　敖氏繼公曰東縮上西也止哭為祭事至祝洗觶升則執之以入俟時而酌亦異於吉也

案苴曰東縮則苴亦有首尾以首近神而尾鄉東凡陳設及羞者蓋皆放此意

主人倚杖入祝從在左西面

正義鄭氏康成曰主人北旋倚杖西序乃入喪服小記曰虞杖不入於室祔杖不入於堂然則練杖不入於門明矣

通論敖氏繼公曰凡喪祭之始及無尸者之祭主人皆先祝而入室祝從故入即西面亦皆異於吉祝在左之義見聘禮

贊薦菹醢醢在北

正義鄭氏康成曰主婦不薦齊斬之服不執事也賈疏

特牲主婦盥于房中薦兩豆此主婦不薦故决之　曾子問曰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賈疏曾子問文承朋友奠下故引之既取大功以下則齊斬不執事可知　賈氏公彦曰齊斬不執事惟為此時至於尸入之後亦執事兩籩棗栗設于會南至於祔祭雖陰厭亦主婦薦主人自執事也知者下記云其他如饋食案特牲云主人在右及佐食舉牲鼎是也　敖氏繼公曰醢在北豆南上也席南上而豆如之神饌之異者也主婦不設豆與敦未敢同於吉也

案主婦不設豆與敦固是變於吉亦以主婦容是主人之母則是以母而助子祭嫌焉故辟之也洎主婦亞獻而兩籩仍自薦之足以見之矣賈疏雖陰厭亦主婦薦葢言主婦於祔祭時乃薦耳或亦未必然曾子問宗子之殤祭於室之奥謂之陰厭祔祭者不必皆宗子之殤則不得因此疏疑本經虞祭有陰厭也陰陽厭之説詳見後

通論李氏如圭曰曾子問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

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與祭謂執事也天子諸侯之執祭事者其臣也大夫辟正君其臣不執事兄弟齊衰者執事士卑不嫌與君同故使其屬執事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不取齊衰者又辟大夫也

佐食及執事盥出舉長在左長知丈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舉舉鼎也長在左西方位也敖氏繼公曰謂鼏設于西方者之位如此明其與設于東方者相反也

凡事宗人詔之敖

氏繼公曰此云長在左下云佐食及右人載是佐食非長也乃先言之者以其有常職故耳鼎在門外北面則舉時長者在西

鼏入設于西階前東面北上匕俎從設左人抽扃鼏匕佐食及右人載注今文扃為鉉古文鼏為密

正義鄭氏康成曰載載于俎佐食載則亦在右矣

敖氏繼公曰設鼎南北節當南於洗東東面亦順主人之面位也此執匕俎者亦三人各兼執匕俎也從

設從鼏入而各設於其鼎之東其設之法俎東順而匕西枋也左人亦抽扃予左手取鼏委於鼎北加扃乃執匕而匕惟言抽扃鼏匕省文耳

案特牲鼎設于阼階南則西面此設于西階前則東面盖在東則西面在西則東面鄉背之法宜然也其在門外之爨亦同

卒朼者逆退復位朼匕通

正義鄭氏康成曰復賓位也

俎入設于豆東魚亞之腊特贊設二敦于俎南黍其東稷注今文無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簋實尊黍也賈疏西黍東稷西上故云尊黍　敖氏繼公曰俎南豕魚二俎之南也

存疑賈氏公彥曰經言敦注言簋者敦有虞氏之器周制士用之同姓之士容得從周制用簋

案敦簋之别疏據明堂位而云然其實二名相通可以互稱不必同姓之士乃用簋也

設一鉶于豆南

正義敖氏繼公曰設一鉶眡於吉

佐食出立于户西注今文無于户西

正義鄭氏康成曰饌已也　賈氏公彥曰佐食出者無事不可以空立　敖氏繼公曰既設俎則出而立于此矣後言之亦終上事乃及之也

案佐食之立南面户西堂上尊者之位佐食乃立于此者有事於室則此為閒處不嫌也

贊者徹鼎

正義鄭氏康成曰反于門外　敖氏繼公曰以公食禮士喪禮參攷之則此徹鼎亦當與設俎相屬為之言於此者與上文之意同贊者賔執事者也

祝酌醴命佐食啓會佐食許諾啓會卻于敦南復位會如字注今文啓為開

正義鄭氏康成曰會合也謂敦蓋也復位出立于戶西　賈氏公彥曰特牲少牢直言酌奠不言所酌者

以彼直有酒故不言酒是酒可知此酒醴兩有所奠者醴故須言醴也彼單酒此兩有者以小斂大斂朔月遷祖祖奠大遣奠等皆酒醴並有故虞亦兩有異於吉祭也　敖氏繼公曰祝既酌醴南面命佐食遂於此俟之

案祝由主人之後至北墉下直醴甒北鄉取勺去冪酌醴於觶仍冪之加勺乃右旋南面右執觶立於尸左命佐食佐食啟會訖乃奠之特牲少牢酌奠畢

乃命佐食亦吉凶異也

祝奠觶于鉶南復位主人再拜稽首

正義鄭氏康成曰復位復主人之左賈疏上主人倚杖入祝從在左

敖氏繼公曰此酌醴用觶别於酳獻也先啟會乃奠亦異於吉主人此拜為食具也

案自食具而後主人再拜稽首者三祭於神當以吉拜將之也至賔出而主人拜送則稽顙祭畢乃以喪拜拜賔也

右設餕

祝饗

正義鄭氏康成曰饗告神饗也　敖氏繼公曰饗辭即記所云哀子某圭爲而哀薦之饗者也

案此饗特牲少牢皆無之故或以爲無辭然記明言饗辭不可易也注疏以祝辭當之似非

命佐食祭佐食許諾鉤袒取黍稷祭于苴三取膚祭祭如初祝取奠觶祭亦如之不盡益反奠之主人再拜稽

首

正義鄭氏康成曰鉤袒如今擐衣也賈疏若漢時人擐衣以露臂

敖氏繼公曰祭為神祭食也鉤袒蓋外卷其袂以出臂也為神祭當與尸異處故祭于席為其汙席故以苴藉之三者三祭之也每一祭畢則反取之祭膚祭如初亦于苴三也記曰膚祭三取諸左膉上神祭用膚亦别於尸也祝取奠觶祭于苴亦三注之不盡者三祭而不盡其醴也既祭更酌而益之乃反奠於

故處主人拜為饗也既祭乃拜者以此饗禮成於祭也於此而饗且為之祭皆異於吉

存疑鄭氏康成曰孝子始將納尸以事其親為神疑於其位設苴以奠之耳賈疏上文祝取苴降洗設于几東至此祭于苴乃延尸是孝子於迎尸之前用苴明是將納尸以事其親為神疑於其位以此定之也或曰苴主道也則特牲少牢當有主象而無可乎賈疏舊解有云苴似重為主道若然則特牲少牢吉祭亦當有主象亦宜設苴而無之是苴為藉祭非主道可知

案謂苴為主道者固非然以為神疑於其位設苴以

奠之仍未見其異於主道之説也吉祭無苴虞有苴以吉祭不為神祭而虞則為神祭也敖氏之論析矣春官司巫祭祀共蒩館豈彼為裁而祭故亦同於喪祭與

存異張子曰重主道也大夫士有重當有主既埋重不可一日無主故設苴已作主則否

祝祝卒主人拜如初哭出復位下祝劉之又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祝祝者釋孝子祭辭　敖氏繼公

曰祝祝之辭則記所謂哀子某哀顯相夙興夜處不寧下至適爾皇祖某甫者也如初亦再拜稽首也祝

饗與祝皆在其位

案注言釋孝子祭辭而不言何辭敖氏據記文以實之是也先饗後祝則先畧後詳禮亦宜之復位謂主人復西序東面之位以事神禮畢迎尸未至故也

右饗神

祝迎尸一人衰絰奉篚哭從尸衰七回反奉芳勇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尸主也孝子之祭不見親之形象心無所繫立尸而主意焉一人主人兄弟賈疏主人哭出復位無從尸之理又哀經非疏遠故知是主人兄弟也 檀弓曰既封而祝宿虞尸賈疏引此以證虞祭有尸之事 程子曰古人祭祀用尸極有深意蓋人之魂魄既散孝子求神而祭無主則不依無尸則不饗魂氣必求其類而依之人與人既為類骨肉又為一家之類已與尸各已潔齊至誠相通以此求神宜其饗之後世不知此直以尊卑之勢遂不肯行

耳　敖氏繼公曰云衰經明其為主人兄弟且不易服也祝出迎尸而主人不降亦變於吉

案吉祭有肵俎主人之所親設也虞未可以吉故不用肵俎以篚代之而次於主人者奉以從尸亦放吉祭為之而又以別於吉也如主人無親昆弟則以子若昆弟之子為之又無則大功以下

尸入門丈夫踊婦人踊

正義鄭氏康成曰踊不同文者有先後也賈疏主人在西序東

面衆兄弟西階下亦東面婦人堂上當東序西面見尸有先後故踊有先後

尸入主人不降者喪事主哀不主敬 賈疏特牲少牢尸入主人皆降立于阼階東敬尸也故此不降為主哀

敖氏繼公曰此婦人踊惟繼丈夫之後不以尸行為節

淳尸盥宗人授巾 淳章倫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淳沃也沃尸盥者賓執事者也 賈疏上文賓與宗人皆在執事中旣宗人授巾明沃盥者賓執事也

敖氏繼公曰亦於入門左之位為之

案上云匜水錯于槃中在西階之南尸入門先西行折而北行當西階北面盥宗人取巾於執巾者而授之既則宗人受之面位見記

尸及階祝延尸

正義鄭氏康成曰延進也告之以升賈疏特牲注云在後詔侑曰延又少牢注云由後詔相之曰延然則延者皆在後也記云尸謖祝前鄉尸又曰降階還及門如出戶以此言之降則在尸前也故禮器云詔侑無方

敖氏繼公曰覲禮云擯者延之曰升

案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

尸升宗人詔踊如初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詔踊如初則凡踊宗人詔之賈疏并明下文踊皆宗人詔之故注云凡也　上無宗人詔踊之事以此云如初明前踊　敖氏繼公曰如初如其丈夫先婦人後也下文放此

存疑敖氏繼公曰至是乃云宗人詔踊明尸入門而踊者非宗人詔之也

案宗人非一俱在西階前北面尸入門時一宗人詔踊又一宗人授巾其詔踊者立如故也踊三者三宗

人自皆詔之經文前後互見者多有敖說似泥

尸入户踊如初哭止

正義鄭氏康成曰哭止尊尸也　敖氏繼公曰將有

事也

婦人入于房

正義敖氏繼公曰祭禮婦人當在房中前此在堂者

以其有尸入之哭也哭止入于房及尸謖則又復位

而哭也

右尸入

主人及祝拜妥尸尸拜遂坐妥吐火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妥安坐也賈疏爾雅云妥安坐也尸即至尊之坐或不自安則以拜安之

敖氏繼公曰此皆變於其吉祭也士之吉祭尸既坐主人乃拜妥尸祝不拜

案尸入室即坐而卒祭周人之禮也主人拜以妥之若惟恐其不妥者然非必尸有不安之意待拜而後安也記云尸坐不說屨祭事嚴也

從者錯篚于尸左席上立于其北從才用反下從者並同

正義賈氏公彦曰此篚象特牲所俎以擬盛尸之餕

鄭氏康成曰北席北也　敖氏繼公曰立俟其祭之畢也

尸取奠左執之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閒擩如員反又如悅反一作抨

正義敖氏繼公曰右手取奠予左手執之為右手將有事也下祭之類此者皆于豆閒特於是見之耳

祝命佐食墮祭墮呼規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下祭曰隋墮墮之猶言墮下也周官曰既祭則藏其墮謂此也賈疏凡祭皆手舉之鄉下祭之故云下祭曰墮藏其墮春官守祧職文今文墮為綏特牲少牢或為羞失古正矣賈疏二字皆非墮下之義齊魯之閒謂祭為墮

案敖氏以墮為綏綏為授字之誤盖未必然説見特牲禮

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祭奠祝祝主人拜如初

尸嘗醴奠之下祝之又反

正義賈氏公彦曰迎尸後祝辭即下記饗辭云哀子某圭為而哀薦之饗注云饗食辭勸强尸之辭也　鄭氏康成曰如初亦祝祝卒乃再拜稽首　敖氏繼公曰此拜為祝祝也故尸不答拜凡祝祝之辭皆告於神者嘗醴奠之復於故處嘗與啐之異同未聞

案疏祝尸之辭即饗神之辭也經一饗二祝皆當有辭而記惟有一意者取饗神之辭而再釋於尸與

佐食舉肺脊授尸尸受振祭嚌之左手執之嚌才計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右手將有事也賈疏下文祭鉶嘗鉶是也敖氏繼公曰於此舉之明其不在舉數中也下篇意亦類此

案禮成於三故牲體三舉下文幹胳肩是也脊與肺同舉而在邇敦之前故不在舉數此舉肺當兩手絕之以祭尸不爾者佐食絕之以授尸故也

通論賈氏公彥曰案特牲祝命邇敦佐食邇黍稷于席上舉肺脊授尸尸受振祭嚌之彼舉肺脊在邇敦

後此舉肺脊在邇敦前者彼吉祭吉凶相變故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尸食之時亦奠肺脊於豆 賈疏特牲尸實舉於葅豆

祝命佐食邇敦佐食舉黍錯于席上

正義鄭氏康成曰邇近也 敖氏繼公曰士之吉祭竝邇黍稷此亦其異者

案黍稷竝設之敦必偶也側邇之喪食略也

尸祭鉶嘗鉶

正義鄭氏康成曰右手也少牢曰以柶祭羊鉶遂以祭豕鉶嘗羊鉶賈疏引此者證嘗鉶時亦用柶下記云鉶芼用苦若薇夏用葵冬用荁有柶是也

案虞祭用特豕則祭鉶嘗鉶有豕鉶無羊鉶

泰羹湆自門入設于鉶南胾四豆設于左湆去及反胾側吏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博異味也湆肉汁也胾切肉也

賈氏公彥曰前云祝奠觶于鉶南此又云設于鉶南者以泰羹湆未設故觶繼鉶而言之其實鉶南觶北

留空處以待黍羹湇也胾設于左正豆之北也　敖氏繼公曰黍羹豕肉之汁也設于右亦因食生之禮又以別於吉祭也左醢北也庶羞惟用胾亦變於吉粢菜羹鉶之正黍羹其加也菹醢二豆豆之正胾四豆其加也有正有加祭禮也黍羹湇自門入爨在門外新自爨来欲其熱也內則云羹齊視夏時設於左不言所上四豆一物也

尸飯播餘于篚飯父返反下同注古文播為半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反餘也古者飯用手吉時播餘于會賈疏曲禮云毋摶飯又云飯黍毋以箸故知古者飯用手也　敖氏繼公曰於尸之初飯即言播餘是每飯皆然也惟飯而已不食舉未忍同於吉也雖不食舉猶左執之

案飯謂食一口也少牢注云小數曰飯少儀小飯而亟之雖童子之禮蓋成人皆然每飯皆小防噎也取諸敦者差多入於口者差少則每飯皆有餘矣不可反於敦又不可棄於席故播于篚以篚本以盛餘餕

者也

三飯佐食舉幹尸受振祭嚌之實于篚

正義鄭氏康成曰幹長脅也　敖氏繼公曰尸既嚌而佐食受之實于篚舉幹不云授尸省文亦以尸受見之也

存異鄭氏康成曰飯閒啗肉安食氣

案經無食舉之文凡佐食所舉者尸特嚌之而已未嘗食之也注謂啗肉非也曾是喪祭而尸啗肉乎

又三飯舉胳祭如初胳音挌

正義敖氏繼公曰不言佐食又不言尸受文又省初謂振祭嚌之下放此

佐食舉魚腊實于篚

正義鄭氏康成曰尸不受魚腊以喪不備味賈疏佐食舉魚腊不云尸受明尸不受魚腊也特牲三舉魚腊尸皆振祭嚌之此魚腊實于篚尸不嚌故云喪不備味也

敖氏繼公曰魚腊一魚及腊胳也於前後二舉不舉魚腊此節舉之又不以授尸以其不在三舉之數

故畧之亦喪祭異也必於此節舉之者所以見前後宜舉而不舉之意也

又三飯舉肩祭如初

正義鄭氏康成曰後舉肩者貴要成也賈疏祭統云周人貴肩

通論敖氏繼公曰此三舉牲之體骨始於脊終於肩先賤而後貴也於前後體惟以肩骼者後體則舉其下前體則舉其上亦宜爾

舉魚腊俎俎釋三个

正義鄭氏康成曰釋猶遺也个猶枚也此腊亦七體如其牲也賈疏下記牲有七體此腊亦不過於牲體故云如其牲特牲十一體腊如牲骨亦十一體與此不同吉禮異故也　賈氏公彦曰俎釋三个不言牲體者下記云羹飪升左肩臂臑肫骼脊脅七體此佐食初舉脊次舉幹又舉骼終舉肩總舉四體惟有臂肫臑三者佐食於豕俎即當釋此三个故直舉魚腊而已又特牲釋三个注云謂改饌於西北隅遺之此亦為改饌也　敖氏繼公曰佐食於魚亦舉其五腊又

舉其三每俎各釋三个腊體之在俎者亦臂臑肫也必釋之者俎未即徹則不宜空之此腊亦體五骨二如其牲

案此舉者舉而實之于篚也吉祭實于肵俎以歸尸此亦當以歸尸也腊如其牲則所舉亦脊胳肩與初舉之幹為四明矣

尸卒食佐食受肺脊實于篚反黍如初設

正義鄭氏康成曰九飯而已士禮也賈疏少牢十一飯諸侯十三飯

天子十五飯故九飯士禮也篚猶吉祭之有肵俎賈疏特牲少牢尸舉牲體振祭嚌之皆加于肵俎此尸舉牲體振祭嚌之皆實于篚故云篚猶吉祭之有肵俎也　賈氏公彥曰上設黍稷在俎南西黍東稷又佐食舉黍錯于席上此尸卒食故反黍于本處如初設　敖氏繼公曰尸九飯乃卒食雖與吉祭之數同然其閒無告飽拜侑之事亦喪質威儀少也云受肺脊則尸歸者未嘗奠於豆明矣是亦變於其吉祭者也

案尸不告飽喪食不飽也主人與祝不侑喪祭不敢

以飽為勸也尸九飯案節飯之備數而已故每食播餘亦見其下咽者少也

右尸食

主人洗廢爵酌酒酳尸尸拜受爵主人北面答拜尸祭酒嘗之注古文酳作酌

正義鄭氏康成曰爵無足曰廢爵賈疏下文主婦洗足爵注云爵有足輕者飾也則主人喪重爵無足可知凡諸言廢者皆是無足廢敦之類是也酳安食也主人北面以酳酢變吉也賈疏特牲少牢尸拜受主人西面拜送與此北面異故云

變吉也

凡異者皆變吉 賈疏特牲主人拜送此云主人答拜特牲尸卒角祝受尸角曰送爵此不云送爵特牲嚌肝訖加于菹豆此嚌肝訖加于俎皆是異于吉時故云凡異者皆變吉

敖氏繼公曰北面盖於户西北面答拜

案云酌酒者以初酌而奠者醴故此須言酒以別之也廞爵足爵繶爵三獻之差也三者皆異於吉祭而無飾與稍有飾則有間矣云答拜者明尸先拜也酳亦有繼續之義謂先進食而繼飲之以酒也士昬禮詳之

賓長以肝從實于俎縮右鹽長知丈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縮從也縮實肝炙於俎也喪祭進柢賈疏柢本也謂肝之本頭進之鄉尸右鹽於俎近北便尸取之也賈疏據執俎之人西面鄉尸南為左畔有肝北為右畔有鹽尸東面以右手取肝於俎之右畔而擩鹽於其左畔故云便尸取之也縮執俎言右鹽則肝鹽併也賈疏俎既縮執則狹肝鹽不容相遠右鹽左肝故云併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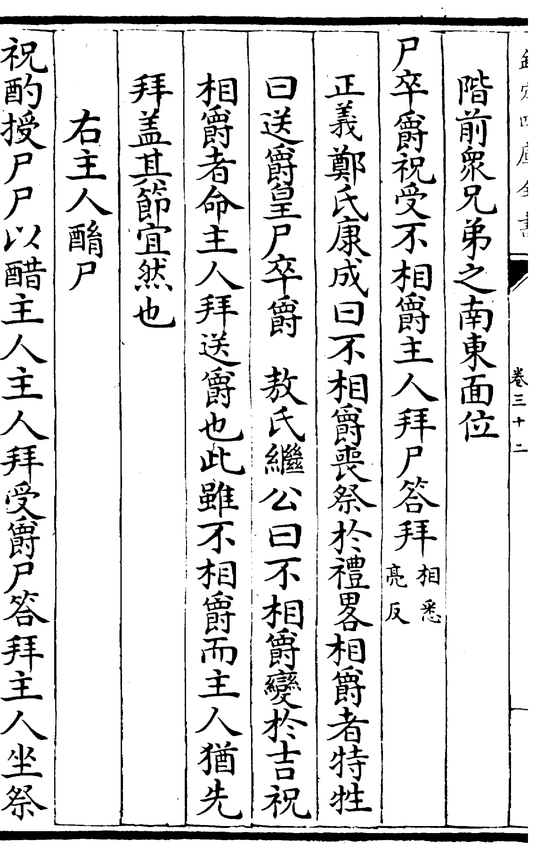
敖氏繼公曰實於俎縮右鹽言肝鹽在俎之法爾非謂此時方實之也鹽於俎與執者皆為右

案此即羞俎在內西塾上者也從者從於獻也有正俎矣又有從俎者見其殷勤無已之意亦祭禮如此也賔長即三獻之賔也初獻而賔長助執事者主人尊也

尸左執爵右取肝擩鹽振祭嚌之加于俎賔降反俎于西塾復位

正義鄭氏康成曰取肝右手也加於俎從其牲體也

敖氏繼公曰謂特俎也　賈氏公彥曰復位者賔長也謂復西



階前衆兄弟之南東面位

尸卒爵祝受不相爵主人拜尸答拜相悉亮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相爵喪祭於禮畧相爵者特牲曰送爵皇尸卒爵　敖氏繼公曰不相爵變於吉祝相爵者命主人拜送爵也此雖不相爵而主人猶先拜葢其節宜然也

右主人酳尸

祝酌授尸尸以醋主人主人拜受爵尸答拜主人坐祭

卒爵拜尸答拜 醋才各反本亦作酢

正義鄭氏康成曰醋報 敖氏繼公曰尸無降席之禮故祝為酌之酢不洗爵尸禮也孝子是時飲而卒爵為尊者之賜也

案居喪不飲酒祭而酢則神賜不可不飲故卒爵且不卒爵則無虛爵以獻祝也獻祝及佐食皆承尸之廢爵用之亞獻足爵三獻繶爵並同

右尸酢主人

筵祝南面

正義鄭氏康成曰祝接神尊也賈疏祝得先獻尊也筵用萑席賈疏上文尸用莞席以尸在喪故今祝宜與平常同故知用萑　李氏如圭曰萑似莞而細　敖氏繼公曰筵祝盖賛者也筵於北墉下尊之西也室中之席南面以西方為上既筵則祝升席與

案注云尊者謂尊於佐食也南面祝之正位於主奥者為配位也賛者居時升堂取席於房中入室設之已乃降復位其設薦也亦然

主人獻祝祝拜坐受爵主人答拜

正義鄭氏康成曰獻祝因反西面位　敖氏繼公曰祝與佐食皆事尸者也故於酳尸獻尸之後因而獻焉承已飲之後乃不洗而獻祝者下尸也坐受爵者因尸禮也以明其由尸而得獻祝既受爵主人乃反

西面位答拜

薦菹醢設俎

正義敖氏繼公曰亦贊薦而佐食設俎

案此葅醢所謂從獻豆兩者也俎在階間佐食降取

升入設之

祝左執爵祭薦奠爵興取肺坐祭嚌之興加于俎祭酒

嘗之肝從祝取肝擩鹽振祭嚌之加于俎卒爵拜主人

答拜祝坐授主人注今文無擩鹽

正義敖氏繼公曰祭薦亦右手以葅擩醢祭于豆閒

也先奠爵乃取肺以祭離肺用二手也祭不言絶文

省以肝從亦賔長也祝亦左執爵乃取肝不言之者

同於尸可知也授主人下宜脫一爵字
案興取肺者變於尸尸則佐食絶而授之祝則自取
而絶之也興加于俎者既興取之則不宜坐加之故
興也祭酒之上似脫一坐字祭無不坐特牲坐祭酒
啐酒是也祝取肝不興皆因於尸也
主人酌獻佐食佐食北面拜坐受爵主人答拜佐食祭
酒卒爵拜主人答拜受爵出實于篚升堂復位
正義鄭氏康成曰篚在庭不復入事已也亦因取杖

乃東面立賈疏主人升堂復位不復入室以其事畢因得取杖復東面位也

案佐食不設席薦俎設于階間而不在室又無從佐食甲也吉祭亦然上經設洗于西階西南水在洗西篚在東篚以實爵故鄭云篚在庭也疏乃曰無文盖失檢耳

右主人獻祝佐食

主婦洗足爵于房中酌亞獻尸如主人儀

正義鄭氏康成曰爵有足輕者飾也賈疏主婦主人之婦為舅姑齊

衰是輕於主人故爵有足為飾也 昏禮曰內洗在北堂直室東隅賈疏引此證洗爵于房中不言設洗處宜與昏禮同也 賈氏公彦曰如主人儀

如上文主人酳尸尸拜受爵主人北面答拜等儀也

案疏以主婦為主人之婦蓋謂舅沒姑老則死者之妻不與祭事也然此為吉祭言之則可耳若喪事則妻為夫斬衰稽顙未有舍斬衰稽顙之妻而以齊衰不杖之婦為主婦之理既葬而虞何遽易之且卒哭練祥變除之節斬衰者為多齊衰則既練而除矣是

卒哭練祥之祭必死者之妻為主婦可知也惟其妻不在者乃以主人之婦為之耳然則足爵雖云輕者飾謂亞獻次於初獻為稍輕非必以服之輕重也曰以母而助子祭可乎曰子初獻母亞獻禮以男子為主故母不先子亦夫死從子之道宜然也若執事則吉祭陳饋時薦豆薦敦薦鉶者皆主婦也虞則一以賛者為之惟於已獻時自薦兩籩而已此正以辟母助子祭之嫌與

存疑敖氏繼公曰此不謂之酳而云獻者食尸之禮非關於主婦故此禮與彼不相蒙而惟以進酒者爲稱也

案酳尸即初獻以其繼卒食而言故曰酳亞獻則上承初獻自不當言酳矣食尸雖主人主之而謂無關於主婦豈主人主婦判然不相屬乎敖說支矣

自反兩籩棗栗設於會南棗在西

正義鄭氏康成曰尚棗棗美　賈氏公彦曰特牲宗

婦執兩籩主婦受設于敦南此主婦自反不使宗婦者以喪尚縱縱反吉故也上文主人獻使贊薦葅醢注云齊斬之服不執事彼為主人獻故不使主婦薦此已自獻故自薦也　李氏如圭曰自反者自往取之而反也此兩籩及下獻祝籩即上餕時亞於從獻豆之四籩也　敖氏繼公曰自者明其不用贊也吉祭則宗婦贊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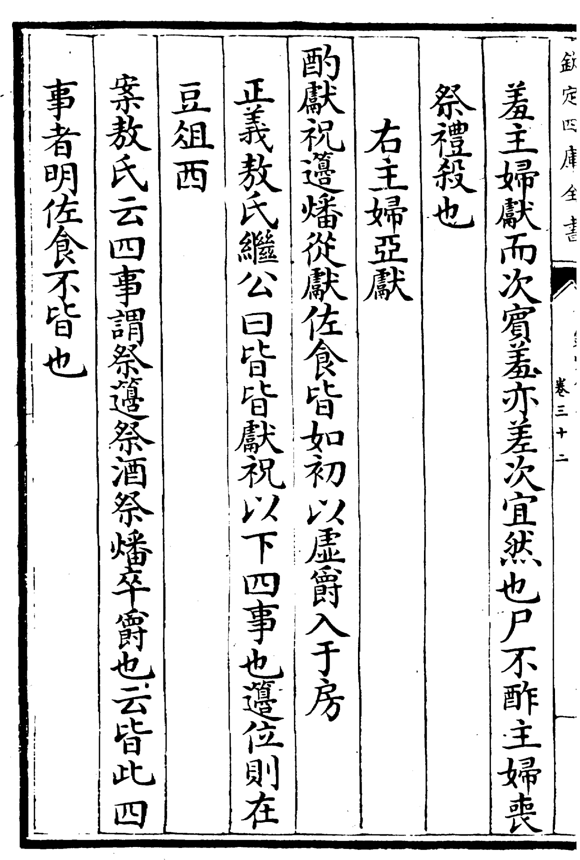
案主婦出堂東面取籩左手執棗右手執栗以入設

下獻祝同

尸祭籩祭酒如初賔以燔從如初尸祭燔卒爵如初

正義鄭氏康成曰初謂主人儀賈疏尸祭籩以下至獻祝獻佐食並如主人儀故皆云如初也　敖氏繼公曰祭棗栗于豆間也亦祝取而授之特牲祝賛籩祭尸受祭之燔從之賔謂次賔也燔豢如初者如肝從之儀也

案敖氏知燔從為次賔者以賔長三獻亦燔從明非賔長則當次於賔長者一人羞之也主人獻而賔長



羞主婦獻而次賓羞亦差次宜然也尸不酢主婦喪祭禮殺也

右主婦亞獻

酌獻祝籩燔從獻佐食皆如初以虛爵入于房

正義敖氏繼公曰皆皆獻祝以下四事也籩位則在豆俎西

案敖氏云四事謂祭籩祭酒祭燔卒爵也云皆此四事者明佐食不皆也

右主婦獻祝佐食

賔長洗繶爵三獻燔從如初儀繶於力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繶爵口足之間有篆文彌飾賈疏繶是屨牙底之閒縫中之飾則此爵云繶亦是口足之間有飾可知主婦爵有足已是有飾今口足之間又加飾也

案賔長亦獻祝獻佐食次賔燔從尸祝亦備焉佐食其祭酒而不卒爵乎以三獻畢尸將起故也

右賔長三獻

婦人復位

正義鄭氏康成曰復堂上西面位　賈疏上云婦人及內兄弟即位于堂明復位者還復此位也

事已尸將出當哭踊

案尸將出而哭踊其節與尸入同也故復堂上位以竢焉吉祭無堂上位喪祭有之爲哭踊也主人不由阼不位于東序亦以辟婦人也

祝出戶西面告利成主人哭

正義鄭氏康成曰西面告告主人也　賈疏主人東面故祝西面對而

告之利猶養也成畢也言養禮畢也不言養禮畢於尸閒嫌也賈疏若言養禮畢於尸中閒即嫌諷去之也或本閒作閑音以養禮事畢而尸空閑嫌諷去之

通論敖氏繼公曰上云主人升堂復位而此云祝出戶西面告利成則主人虞祭與反哭之位皆入堂深矣　李氏如圭曰告利成致尸意於主人也案告利成則尸將出矣人子之心見尸如見親事亡如存也故事已而哀不已所謂自致者也

皆哭

正義鄭氏康成曰丈夫婦人於主人哭斯哭矣賈疏上言主人哭則主人之外緦麻以上凡在位者皆哭矣故注緦言丈夫婦人

案皆哭則無服者亦哭可知不哭者惟尸與祝耳尸不自哭祝則接神也疏言緦麻以上拘已

右祝告利成

祝入尸謖謖疏屋反古文謖或為休

正義鄭氏康成曰謖起也祝入而無事尸則知起矣

不告尸者無遣尊者之道也　敖氏繼公曰祭既畢矣尸必俟祝入乃起者禮之節當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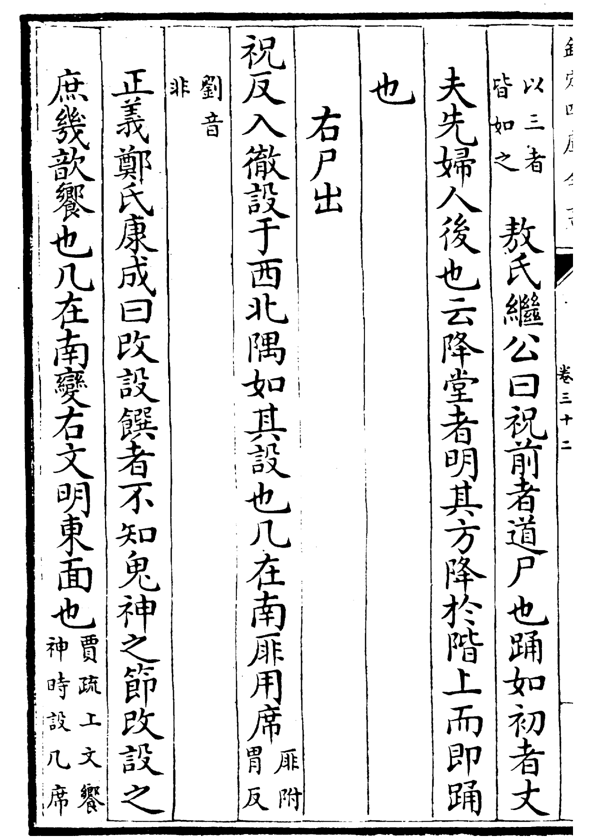
從者奉篚哭如初

正義鄭氏康成曰初哭從尸

案從者即前哀絰從尸之一人

祝前尸出戶踊如初降堂踊如初出門亦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前道也如初者出如入降如升三者之節悲哀同　賈疏上文尸入門丈夫踊婦人踊尸升宗人詔踊如初尸入戶踊如初是



以三者皆如之　敖氏繼公曰祝前者道尸也踊如初者丈夫先婦人後也云降堂者明其方降於階上而即踊也

右尸出

祝反入徹設于西北隅如其設也几在南厞用席厞附非劉音非

正義鄭氏康成曰改設饌者不知鬼神之節改設之庶幾歆饗也几在南變右文明東面也賈疏上文饗神時設几席

于室中東面右几令云几在南明其同皆東面也扉隱也於扉隱之處從其幽闇賈疏謂以席為障使之隱也賈氏公彥曰祝反入謂送尸出門而反入也徹者徹神前之饌改設于西北隅也如其設謂設于西北隅次第一如奥中東面設也敖氏繼公曰設于西北隅者亦以尊者之饌未可遽徹去之故改設于此也蓋徹與徹喪奠而改設于序西南之類者同意祝改設之亦變於吉

存疑鄭氏康成曰不南面漸也賈疏特牲吉禮東面右几令虞為喪祭設

鄉吉有漸也
几與吉祭同示

敖氏繼公曰几在南在饌之南也扉用席者以席之一端倚於几一端倚於俎則足以障蔽其饌矣如是者明其非為求神

案鄭氏陰厭陽厭之説陸佃陳祥道俱不然之敖繼公亦為別解詳見特牲虞祭所舉牲體尸嚌而不食則無與於厭飫之義明矣

右改設

祝薦席徹入于房祝自執其俎出

正義鄭氏康成曰徹薦席者執事者也祝薦席初自房來賈疏祝之薦席設與徹不言其人知執事者凡主人之事不言官者皆其爲之也上文神席在西序下此祝薦席經記俱不言知自房來者公食大夫記云筵出自房士昏禮士冠禮席皆在于房故此祝席亦自房來今還于房也

贊闔牖户

正義鄭氏康成曰鬼神尚居幽闇或者遠人乎賈疏或者遠人乎禮記郊特牲文贊佐食者賈疏室中行事惟有祝與佐食上云祝自執其俎出故知闔牖户者是佐食也

主人降賔出

正義鄭氏康成曰宗人詔主人降賔則出廟門

主人出門哭止皆復位

正義鄭氏康成曰門外未入位　敖氏繼公曰謂殯宮門外未入時之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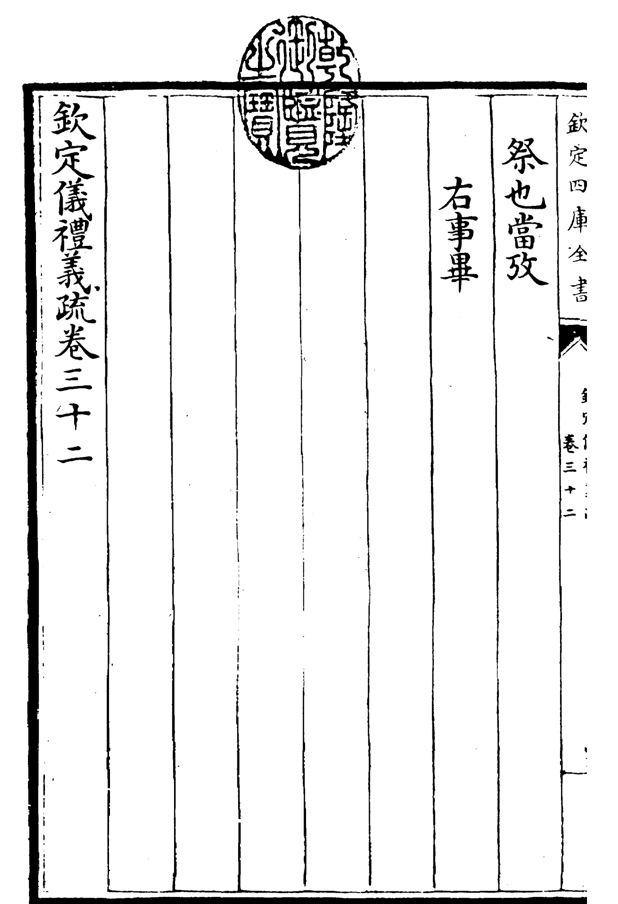
宗人告事畢賔出主人送拜稽顙

正義鄭氏康成曰送拜者明於大門外也　賈疏上云復位是殯門外未出大門此云送拜是出大門可知

賔執事者皆去則徹室中之饌者兄弟也　賈疏賔即執事出則室中無執事之人惟有兄弟故知徹室中之饌者兄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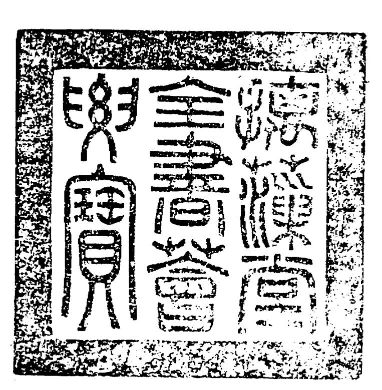
敖氏繼公曰送此賔亦稽顙者為徒勞之故重拜其辱也吉祭之賔有俎主人則但拜送之而已盖儀物相為隆殺也

通論李氏如圭曰荀子曰几筵饋薦告祝如或饗之物取而皆祭之如或嘗之毋利舉爵主人有尊如或觴之賔出主人拜反易服即位而哭如或去之謂喪祭也毋利舉爵謂佐食不獻尸主人有尊謂納一尊於西北隅易服楊倞謂易祭服反喪服盖謂練祥之



祭也當攷

右事畢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編修臣張秉愚
謄錄監生臣孔廣枝